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三十七回 因貪財橫死奸黨

話說雷太爺審明兩案人命，叫人開庫換出寶劍，仍回書房。初更時分，馬俊前來，太爺連說道：「壯士，果是信人。」馬俊道：「小弟怎敢失信。」兩下分賓而坐，馬俊道：「太爺可曾拿著武志？」太爺道：「深感俠士指教，方能審出真情，已把武志問成死罪。」馬俊道：「寶劍可曾換出？」太爺道：「俠士仗義之人，豈有失還之理。」便在青架上將劍雙手遞與馬俊，馬俊接來制出一看，毫無差錯，就拉在腰間。有了此劍，就要告別而回，另日再謝。太爺道：「俠士少坐，還有小酌相酬。」馬俊恐有擒拿之意，便起道：「已承賜劍，感之不盡，豈有貪杯之理。只還有一件，小人討個情面，那牢內羅輝庵實是無辜，求太爺釋放了，俺馬俊日後自當重報。」言畢上屋去了。太爺想了半會，他要放了羅輝庵，我這且自有道理。再說莫上天父子，因在揚州同張三、李四、媽兒接鳳小姐來至半路，便將鳳姐姐賣與個卿宦人家去了。張、李、莫三人同商議道：「我們雖是將鳳小姐拐賣，價銀不多，有媽兒一份，越發少了，不若將媽兒丟下河去，傷了性命，不但銀子少分一份，還得他銀錢衣服。」所以半途將媽兒淹死。媽兒帶來的衣服物件，賣小姐的銀子，被莫上天用了些，那張三、李四都要到他家來住，住下分了銀、衣服。莫上天同張三在房內，李四在天井裡閒走想主意，張三開口說道：「今日事已完全，前日曾許下的願該還，今日我們買牲醴還願，再講吃酒分贓。」各人回去。李四道：「這個甚是。」莫上天就扯張三到僻靜處呼哧哧說道：「我與你為這件事情，費了多少的心機，方能到得手，那李四作過大官，今日要份，我想這些銀子若分三份，你我就少了，你買牲醴回來，叫李四先拜神聖，待我取塊石頭把他打死，豈不是你我兩個人均分了，也做得著本錢？」張三道：「好計策。」李四又想到：這兩個狗頭，不知是講什麼話。我身在異鄉，又無人知道。待張三上街我暗自買砒霜放在鍋內，連那莫老兒一齊毒死，我只推腹內疼不吃，等他毒死，我得了銀子、衣服連夜走去，豈不是妙？主意已定，張三叫莫上天拿出銀子來，叫李四一同上街，到了熱鬧處，正走之間，李四忽然叫「哎喲，肚子好疼，你二人先去買罷，我要去出恭。」張三道：「你可就回來。」李四滾了下來，莫上天同張三買了牲醴回。

且說李四一人腰內取出三四錢的一塊銀子來，走到藥店門首，趁台上沒有大人，只有三四歲小孩子，李四就把銀子遞與孩子道：「我家裡有些老鼠兒惡得很，把我衣服都咬碎了，今到寶店買些砒霜去毒老鼠。」孩子見了一塊銀子，管他什麼好歹，到後麵包了一包砒霜，遞與李四。李四拿到家中，張三埋怨道：「你出去恭，就不來了，此時三牲都好了，你才來家。」

李四道：「肚疼得緊，所以來遲。」莫上天在堂屋內收拾，李四假意走到廚房，只見鍋內骨碌碌的燒著，莫上天的新婦在灶下燒火，李四就將鍋蓋開來看看：「敬神之物不可過爛。」那新婦怕羞只是低頭不語，李四就開鍋來，將砒霜倒下去，將鍋依然蓋好，說：「婆婆不用奔火。」言罷到前面去料理打點，不一時捧上三牲，張三假意道：「莫兄先拜。」莫老道：「年兄先拜。」

張三道：「如此說，李四兄先拜。」李四果然先拜，跪下暗暗說告：「前因拐了鳳小姐，害宮媽，今日還願，今又許下新願，和藥在內，但願毒死他們，另日備三牲還願。」言畢，低頭便拜。張三向莫老頭兒把嘴一歪，莫上天便捧起大石頭，認定李四腦門盡力一下，打得李四遍地花紅，真個不得活了。張三道：「做得好，真真爽快受用。」二人也跪下磕頭燒紙，便將屍首收拾，叫老婆把牲醴搬到廚下，放在鍋內一滾。張三、莫上天父子三人，把李四屍首抬到後面，挖下一個坑，莫上天想道：李四已死，還有張三要分這個銀子，想他也是異鄉人，若不狠心腸，把張三打死埋在一處，我領父親一塊回去，豈不妙哉，這些銀子總是我的了。想定主意，張三正在低下頭挖坑，那莫上天認準張三頭狠打一下，張三倒在坑內幾滾，嗚呼哀哉。那老兒在旁，也來瞭望，便往屋裡跑，那莫上天也不叫他回來，就把李四屍首拋下坑去，拿鋤頭慢慢的將土掩上。

且說莫老兒跑到廚房，把莫上天的話告訴媳婦，這些銀子俱是我們的了。婦人道：「好膽氣，小財俱是我們的了。」那莫老兒開得鍋內的肉，急忙去到前面拿了一把掃帚，把地下血跡洗洗乾淨，復奔廚下道：「娘子我年紀大了，做一小會，心中有些餓了，且倒碗飯我吃。」那婦人拿了一個碗盛了一碗飯，送上老兒，這莫老兒聞見肉暈，自己掀開鍋蓋，拿了一個木瓢盛了一瓢湯泡飯，拿塊肉來動手撕撕，放些味精，好似餓鬼得食吃了一大碗，口中覺麻，麻到舌便糊。「娘子你把胡椒放多了些。」婦人道：「不曾放胡椒。」老兒道：「薑汁多子，怎正麻口。」說道：「方才吃完覺得肚內有些疼。」媳婦道：「想是飯冷湯熱，吃下去有些不受用。」那莫老放下碗來，摸著肚子走到自己房內，響了聲跌倒在地，滾了一滾，就七孔流血，魂靈已同張李二人去了。那媳婦見公公才吃了一點葷腥，沒福受用，吃了下去肚裡就疼，真乃窮鬼得命，才吃得碗湯，就到房中出恭去了，可笑，可笑。就自己掀開蓋拈起些好的，足足一塊肉又放了些湯水，又盛了一碗酒，捧出自己房裡飲酒吃肉，好不受用。一時自己舌頭也有些硬，也有些麻木了，勉強又吃了些，就上馬桶，坐在馬桶蓋上，扯下小衣坐在上面，心中也便疼痛起來，後倒在地下一同去見公公了。那莫上天足足弄到日西，方才完了。走到廚房一人不見，尋父親妻子，又不料李四張三魂靈攔住，不肯放他進去，單將肉味之香澆他鼻內。莫上天正是肚裡空了，力又用盡，聞得肉香咽口水，想到他二人吃了酒飯去睡了麼？不成，待我也吃些快活快活，便坐在鍋邊，拿出酒，拿肉鴨子，就在鍋邊狼吞虎食吃了一頓，自己吃的快活。

婦鬼道：「好麻嘴。」罵道：「死人千里，弄的胡椒放多了，只是麻嘴。」又吃了些肉。原來這砒霜在鍋內滾了幾滾，藥性慢了，故此吃下去不能暴死了。媳婦、公公吃得早些，莫上天吃得多，便大叫道：「肚內好疼。」把肉碗擲在地下，半空亂跌跌於地下，滾了幾滾，便爬起來說：「罷了，罷了。」站起身來開大門跳出，只是朝下一跳，伏於地下，兩手分開，也是七孔流血。這五個鬼回到陰司判斷不提。

且說馬俊得了寶劍飛奔臨軒鎮來，方才午牌時候，在酒市內吃了一頓酒飯。又到林內睡去，只到更深方出，來到莫家問信，敲門敲了數下，無人答應，他便從屋上進去，望見神前一對燭亮得緊，猛然見前面房內正中倒了一個人，七孔流血。

馬俊吃一驚，便回身抽出寶劍，叫了兩聲，又無人答應，走進來又見莫老兒亦死於地下，到房內又見一婦人坐在馬桶上，也是服毒而死，走到廚房見牲醴在鍋內，許多魚肉，便把寶劍放在鍋內，那寶劍見毒，頓時火起騰騰。馬俊想道：「他們三口如何俱服毒而死？又有牲醴必是敬神，其中定有蹊蹺，待我自回林內，明日再來看是何故。今日馬俊回林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